

开 篇

永恒的孩子

写作是灵魂思考的结果。

清晨，再也没有人用甜美的嗓音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；再也没有人沿着红色木楼梯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往下走（楼梯栏杆对她没有一点用，她左手微微向内弯，垂在身侧，右手仔细地扶着白墙）；再也没有人迟疑地推开我们的房门（她的小脸从门缝里探进来，接着是整个小脑袋，然后，她的身影出现在眼前）再也没有人掀开鸭绒被，挤上我们热乎乎的床，她轻轻地从我们的腿、胳膊、肩膀中间挤上来，要我们给她一点枕头，然后把自己光秃秃的小脑袋枕上去）；再也没有人把脸颊前额凑过来让我们亲吻，让我们抚摸（她微笑着，蜷曲着身体躺在窄窄的床垫上，小胳膊小腿紧挨着我们的肋骨）；再也没有人抢在我们前面跑进厨房、跑进客厅（她爬上椅子，椅子上垫着坐垫，这样她才够得着桌子。然后她会告诉我们，昨晚睡得很好，一点也不疼，她甚至不记得晚上什么时候我们给她吃了药）。

阿莉丝假装还没睡醒，翻了个身又接着睡。我坐起来，套上红色的晨衣，准备煮咖啡，然后把咖啡末倒在滤纸上。每个

黎明 晨曦都如约而至 而这一切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呵 春光依旧如往年那般明媚，我依旧生活在这片灿烂的春光里，呼吸着春的气息 嫩草、露珠、泥土的气息 凝视着丁香、矮墙那边的草地，还有窄窄的柏油小径。

我做了个梦。在梦里，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都睡着了。突然，黑暗中传来许多翅膀一齐扑腾的声音。原来是一群蝙蝠，它们正从天花板上飞下来。这群蝙蝠仿佛是从冰凉厚重的墙里面钻出来似的，直向我们的床俯冲过来。阿莉丝大惊失色，钻进我怀里，我俩绝望地等着它们的利爪揪住我们的头发、撕破我们的脸（即使在梦里，我还是能察觉到这一幕荒诞不经，因为，现实生活中的阿莉丝并不害怕蝙蝠，倒是我经常被那玩意儿吓得手足无措），然后 我鲤鱼打挺 坐起身来 心想，波丽娜一定在呼唤我们，她独自一人呆了那么长时间，肯定害怕得不行。我得去找她，她一定正坐在床上哭泣。哪怕是在黑暗中摸索，我也能摸到她的床（即使在梦里，我也知道自己在做梦，而且是做一个很荒唐的梦，这真是太残酷了。我知道 往后 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让波丽娜感到害怕了 而且 我这个可怜的父亲再也无力保护她了，我再也不能揽她入怀，让她睡在父母中间）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梦来得很快。梦是忠实的，哪怕梦境狰狞可怕、让人万念俱灰，我依然对梦满怀企盼。梦再怎么可怕，至少在梦里，我能见到那个与我人鬼殊途，让我牵肠挂肚的人。

事实上 我不怎么做梦。那段时间 我反应迟钝 即使做了几个梦也差不多忘光了，只依稀记得其中的两个。第一个梦的地点很奇特，我居住在一座子虚乌有的城市里，城市的建筑风格就像一个花花绿绿、五颜六色的马戏场：地铁隧道的颜色格外夺目抢眼；楼梯就是楼梯，却不通向任何地方；桥梁凌空架设 根本不见河流。我去看牙医（但我心想 女儿已经死了 我哪里有心思去补蛀牙、拔臼齿？）接待我的是一位穿着白大褂，气质高雅的年轻女医生。她让我把嘴张开，检查过后，冷冷地责备我不该如此大意，拖到现在才来，病情已经很严重了（有一刻 我想对她说 我怎么能…… 她说 现在非得动大手术才行，必须在我嘴里插一根管子，管子直接固定在一颗牙齿上。手术前还得做一些化验，因此先要抽血。我撩起衣袖，却发现自己的左臂瘦如干柴，手掌无力地垂了下来，一道肉红色的疤痕蜿蜒盘绕，从肘部一直延伸到肩膀顶端。

在梦里，我记性非常好，却从不刻意地回想往事。即使在睡意蒙眬的时候，我也不会迷失自我，瞌睡并不能带我去重温过去的岁月。下面要说到的这个梦境发生在一栋房子里，我对这所房子不熟悉，却知道那是我哥哥的家（离安葬波丽娜骨灰的公墓只有几百米），房子变大了，房间也增多了。房子里人头攒动，其中几个上前和我打招呼，神色凄然，出言谨慎。在波丽娜的棺材和骨灰盒面前做最后祷告的神甫也在人群中，他友好地上前和我攀谈起来，我祝贺他新近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（庆典过后没几天，我从地方报纸获悉，他还主持着省天主教电台的文学专栏）。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，里面的照片绝大部分是波丽娜的，这一定是哥哥安排的（肯定是他），我从心底里感激他，因为那天所有的客人（那天应该是个庆祝会，

所以邀请了这么多客人)都从照片下面走过,看到上面那个已经离开人世、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的小女孩时,谁也不会熟视无睹。其中一张照片令我惊讶万分,那是波丽娜去年夏天拍的,拍照片的地点就在这里:她穿着蓝色背带裤,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眯成一道缝(她手上的夹板刚刚去掉,她的手是那么的脆弱,简直就像是在草丛里雀跃的小鸟的爪子)。照片的远景是一栋赭石色的老房子(就是伊奥纳河边的那幢房子),位于花园中间,像一块巨大的积木。照片角上,还有绿色秋千架那交叉的长管、吊杠和秋千。在梦里,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(在波丽娜出生之前很久,父母早已经把这所房子卖掉了)我想找个人问问清楚 而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 客厅宽敞明亮 来回走动 绝不驻足。后来 大家来到露天平台 在阳光下浅酌小饮。就在这时,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。平台下面有一大片灰色的砾石空地,一个东西从里面冒了出来,身上的颜色如同灰土 既不规则 又呈颗粒状 原来是一匹马。马抖了抖鬃毛,向远方奔驰而去。又一样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,它毫不费力地拔地而出,整个身体从沙粒里显现出来。它从地里出来,就像从海里冒出来一样,任凭水珠沿着四肢流淌。这是一位少女,长发飘飘。她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波丽娜,然而我知道,她就是波丽娜。有一刻,她朝我们转过脸来,而我却读不出她目光的内涵。

有时候 阿莉丝夜半醒来 黯然神伤。我尽管拥着她 却不愿意完全清醒过来,还想继续享受那无尽的黑夜带给我的心

灵上的片刻舒缓，享受蒙眬的睡意带给我的黑色的幻觉：似乎忘记了一切，却又没有完全忘记，只是将最痛苦的记忆渐渐抚平。黎明到来时，轮到她讲述自己的梦境了。

家里有一个高大宽阔的壁炉，燃着熊熊大火，热气逼人。我们的脚下放着两个大帆布袋，波丽娜的尸体就放在其中一个袋子里（但我们不知道在哪个袋子里），我说：“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得把尸体火化掉，必须这样做。”阿莉丝听了，一把抱住一个袋子，说道：“可是波丽娜还活着，她还在动，还在呼吸。”阿莉丝喃喃地重复道：“真的，她还没有死，对吗？”我却坚持道：“波丽娜已经死了，你很清楚。”火焰腾腾地蹿着，吐着蓝色的火舌，贪婪而又残忍，似乎一口就能将投入它口中的猎物吞噬掉。要把自己的孩子扔进这烈焰焚烧的干柴中、扔进这滚烫发红的灰烬里，阿莉丝实在是于心不忍。

阿莉丝还说，有一次她梦见自己和一群陌生人同乘一辆汽车，她坐在后座，怀里抱着波丽娜。波丽娜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，小得令人难以置信，看上去像个新生儿。阿莉丝觉得应该解释一下：波丽娜本来是个身材修长的漂亮的小姑娘，但是她快要死了，所以才越来越小。医生都知道，这是自然现象，很正常，所有的孩子临死前都会出现这种症状。现在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找到我，让我再见波丽娜最后一面。阿莉丝说服司机开车在路上寻找公用电话，汽车在漫无尽头的小路上飞驰，穿过一片绿油油、空荡荡的原野，终于停在了一个电话亭旁。阿莉丝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而我却早已得知这个消息，已经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赶到了电话亭。阿莉丝让我看她怀里的孩子，说道：“你看，她变得这么小了，完了，你知道，她马上就要死了。”

还有一些其他的梦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也有可能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这些梦，甚至对自己也没有说起过，它们转瞬即逝、无法挽留。每个夜晚都被一片凝重浓厚的黑色笼罩着，这黑夜使所有的夜晚千篇一律、冷漠冰凉；每个夜晚都被无尽的痛楚包围着，这种痛楚无可名状、难以捉摸。我一直企盼的那个梦终于姗姗来迟，简直让人不敢相信，六个月的韶华已匆匆溜走。就在做这个梦的前一天，我确信我的书稿——讲述孩子的病情和死亡过程的那部书稿已经到了出版商手里。很快就将付梓。在这以前，每天我做的梦都与波丽娜有关，但我却从未在梦里见到过她；而这天，我却在梦里看到了她可人的脸蛋。她走进我和阿莉丝的卧室 我们已经上床了 灯亮着 她穿着阿莉丝最喜欢看她穿的那件蓝色套头毛衣和长裤，脑袋光秃秃的（这个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），微笑着走近床头，我发觉她长高了不少。就连死亡也无法阻止她的成长，成长是不可抗拒的。她虽然死了，身躯却以幽灵的方式继续存在。波丽娜模样没有变，只是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出落得光彩照人。她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微笑着朝我们走来。她靠近我们，我感到……可是这个形象不可思议地定格了，成为永恒。梦一直接着往下做 生平第一次 我开始感激睡意了。我看到 她的脸离我很近；她微笑着，接着又低声抽泣起来。她觉得很幸福，我也很幸福。波丽娜的头发掉光了，这使她的前额更显宽阔。我还看到了她的眉毛、眼睛、丰润的脸颊、嘴唇、下颌。总之 她的脸部轮廓真实而又令人惊叹，我不住地喃喃说道：“宝贝儿，

你真漂亮。就这样，我醒了。

尽管一百个不情愿，我还是走出了黑夜，再也无法入眠。每个夜晚，我都醒来好几次，醒了就开始思考、开始回忆。这些思考、回忆都很琐碎、都是些细节，却也充满着闪光点。虽然它们不能拼凑成活生生的波丽娜，但无一例外地都向我诉说她的离去。我认定，这便是波丽娜给我的信号，她以这种方式与我沟通。于是，我写了这部小说，开篇如是。

第一章

别梦依依

人生因你而精彩，
世界因爱而绚丽。

1

夜晚 波丽娜常常醒来。夜色中 万籁俱寂 阿莉丝或我给她盖好踏花被 伸手抚摸她的前额(大汗淋漓或炙热烫手)从那半睡半醒、迷迷糊糊的脸庞上，能读到病魔肆虐带给她的痛苦。阿莉丝或我走进她的房间，转眼望去，一隅蓝天已出现于天际。待我们在床头坐定，波丽娜开口同我们说话，这才知道，原来她一直醒着。波丽娜要我们陪她说话，做鬼脸给她看。她的脑袋里一片混沌，白天和黑夜于她已没有什么分别，她分辨不出来。日月轮回 斗转星移 大自然变幻多端 神秘莫测 而这一切在她的脑海里只是一片空白，就像一张大桌布，她尽情地在上面玩耍。没有记忆的时光总是那么漫长，在这漫长的时光里，她的思绪极为活跃，像玩跳房子游戏的小孩一样，在脑海的方格里蹦来跳去。

我猜想，波丽娜自己也感到奇怪，为什么这漫漫的长夜没

有尽头？她集中精力，全神贯注，耐心地计算着一秒一秒流逝的时间。在这抽象的时空里，黑暗无边无际……波丽娜仰面躺着，静静地等待着霞光初现，等待着黎明的到来，任凭思绪在身体里流淌、在四肢中浮游、在病灶周围勾勒出脆弱的圆弧。她在意识里朦胧地感觉到，自己左臂微微弯曲，手指从大腿上滑落。随即 她的思绪在心间萦绕 黑暗中 心脏的跳动声规则而又沉闷。波丽娜痛快地伸了一个懒腰，双肩舒展，胸廓突起，肋骨在皮肤下清晰可见，腹部微收。我清楚地看到，思绪在她的身体里不停地游走。虽然眼皮耷拉着，她还是以眼睛追逐着反射在白墙上的幻影，只见它身形晃动，呈螺旋形飞向天花板顶上惟一天的窗。波丽娜一言不发，裹在被单下，耐心地等待着黎明到来，一边给自己讲述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，打发寂寥难耐的时光。

有的事情，哪怕只发生过一次，也会刻骨铭心。人世间有这样一个地方：这是一片虚幻可笑、微不足道的洞天，即使遭遇到灭顶之灾，也岿然不动、毫发无伤。在这个地方，每说一句话都会有回音。我指了指这个地方，然后侧耳倾听自己的回音。接着，我重新开始讲述曾经发生的故事：楼梯顶上（梯板是红色的，木质栏杆形同虚设，墙上有个白色的深洞，地毯年头已久，油渍斑斑），有人忠诚而又专注地等着我，直到永远。每一个幻景都在脑海里闪过，每一个细节都被刻画到了极致。我爬上楼梯（嘘，要轻手轻脚地，别发出声音）走进房间。房间里遍地都是玩具，我只好用脚尖在玩具林中辟出一条道路。依墙

摆放着一张白色的小书桌，书桌上方有几层书架，密密匝匝排满了五颜六色的儿童读物。铅笔、毛毡和本子堆在一块儿，我把它们整理好。画笔和头天晚上调好的颜料都装在瓶子里（头天晚上涂抹的那张白纸上颜料还没干），得留神别打翻瓶子。波丽娜如果没有睡着，我会打开小灯，昏黄朦胧的光晕投在家具、杂物和四散的衣物上。我上床躺下（枕在枕头上（枕在波丽娜的小脑袋旁边），深吸几口气，把这久违的气息深深地吸进五脏六腑，然后伸展四肢，拉过被子盖好，心想，但愿后来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。

波丽娜没有睡着，并不是病痛折磨得她睡不着觉，她只是期待着我们继续给她讲述昨天讲的故事，她渴望知道故事的结局，渴望我们开始讲述美妙的“从前”，立刻开始，一直讲到永远。她不愿意再等到“明天”，因为“明天”永远不会到来。她希望我们三人的人生之旅永远继续下去，希望那艘载着我们三人的小舟永远徜徉下去，伴随着动听的故事轻轻地荡漾在盛夏的繁花丛中。那欢乐的小故事，那由拥抱和轻吻谱成的美妙的摇篮曲，她愿意一直听到永远。她问我们，把书合上以后，书里的人物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他们的故事会继续吗？他们会变老吗？会长大吗？他们会不会感觉到痛苦？他们有过幸福吗？有人关心他们吗？会不会有人执着而真诚地去爱他们？对另一个世界的情况，波丽娜总是刨根问底，想探个究竟。

有时候，波丽娜什么心愿也没有，一言不发。如果我在她耳边轻轻告诉她我的愿望，她会像从前那样，嫣然而笑（从今以后，即便是这笑颜，我也只能在追思中臆想了），这回轮到，我企盼余生能沐浴在她的祝福里，哪怕她的祝福很勉强。我希望她能抚摸我的前额，用手指梳理我的头发，噩梦中，我大汗

淋漓，头发湿漉漉地粘在前额上；我渴望她用小手抚摸我的脸颊，用小脸蛋贴近我的脸，我希望她能在我耳边低语：爸爸，你想听寓言故事，就让我来讲给你听吧，我会轻轻地讲，这次我要让你躺在神奇的小吊床里，我给你摇床，让你美美地睡个好觉……她把我平时说的话都记了下来。而我知道，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。

黎明真是不应该到来。每天晚上，在苍茫的夜色中，眼皮渐渐沉重，脑子逐渐混沌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忽而又迷迷糊糊地哼几句摇篮曲，讲几句故事，然后再闭上眼睛，沉沉睡去。摇篮依旧有节奏地晃荡着，叫人忘却一切，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这种经历真是太甜美了。即便睡着，我们也明白，太阳很快会从东方升起，明天，它依旧炙热灼人。我们不敢奢望这一刻时光凝滞，亘古至今，没有人能阻挡时间的脚步。我们依然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，什么也不能打断我们；眼前的景象并没有在一刹那突然消失，时空中也没有突然出现一根吸管，将宇宙吸成一片真空。我们依然在睡梦中。嘘！安静！别吵醒我们，我们已经没有将来了，就让我们在梦乡里自在地遨游吧，让我们在黑暗中随风飘荡吧！

曙光已至，必须说再见了。波丽娜附在我或阿莉丝耳边轻声说道：“整个晚上，我都在想你！”然后，她听到同样的回答：“宝贝儿，整个晚上我也都在想你！”这是真话，因为即便意识昏昏沉沉，大脑却依然活跃，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。对于那些

愿意思考人生变故和挫折的人来说，更是如此。当黎明来临、华灯熄灭时，只需告诉自己：我真心爱过的人将会永生，没有什么能把她从我的记忆中抹去。“整个晚上 我都在想你”的真正含义是：在我的心底里，我永远（无所畏惧地）和你在一起。如果波丽娜对我说：“整晚 我都想你。”我会把这句话理解成：要有信心，一定要有信心，每天晚上，你我都会在梦中相见。

2

夜晚，护士们走来走去，打搅我们的清梦，病房里的光线相对来说暗一些，也安静些，然而医疗机械计时装置的“滴答”声却不绝于耳。每隔两小时，房门会被推开一次，闪进一个黑色的身影，轻轻地同我们说几句话。原来，时间到了，波丽娜该吃镇痛药了，护士还要为她量体温、检查输液管流速。这时候，我一般装作没被吵醒，继续呼呼大睡，而波丽娜则迷迷糊糊地抬起胳膊，让护士把体温计塞到她腋下，或者张开嘴，微微抬起头，吞下镇痛药。镇痛药的剂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过。疼痛无情地向她袭来，冲击着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，填满她的整个大脑。幸而，在麻醉药的作用下，波丽娜神志恍惚，似乎愉快而又安详。瞬间，各种各样的生理抑制机制都开始发挥作用了。波丽娜的感觉日益麻木迟钝，但说起话来却更加利索，玩得很开心，不知疲倦。尽管这欢乐祥和的场面部分地归功于药物的作用，但它至少能让波丽娜在明白自己大限将至时，减轻心中的恐惧。也许，麻醉剂麻醉不了孩子灿烂绚丽的心灵，尽管服了镇痛药，她的大脑丝毫没有受到损伤，依旧按照机理正常地工作。波丽娜用她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构建了一片天地，虽然这片天地被冷酷无情的灾难包围着，但仍然甜蜜温柔，令人

神往。所有的人都明白那可怕的灾难意味着什么，只有波丽娜躲在自己的海市蜃楼中，与我们遥遥相望。

波丽娜就是这样在迷茫与清醒的边缘摇摆不定，在镇痛剂体贴周到的眩晕中飘浮游移，从来没有沉沉睡去，也从来没有完全清醒。毫无疑问，她早已学会时刻戒备：虽然眼睑低垂，耳朵却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小动静。她专注地聆听时钟沉闷的“滴答”声和走廊里“啪嗒啪嗒”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在门口逐渐放慢，然后渐渐远去。监视器报警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她都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。即使闭上眼睛，她也能察觉到窗外曙光的出现，新的一天在焦虑中重又来临。如果阿莉丝陪着她，当然能让她平静下来，医院里的漫漫长夜也显得不再那么残酷，波丽娜不再是孤身一人听凭其他人摆布，然而，即便世界上她最喜欢的人、最关爱她的人、最勇敢的人也永远不会习惯她所承受的巨大的旷日持久的危险，不能给她周全的呵护。阿莉丝在她身边也无济于事，几个穿白大褂的护士走进病房，其中一个人手里托着一个金属托盘。尽管护士们都很和蔼，波丽娜还是大惊失色，转过脸来，看着阿莉丝，波丽娜吓得脸都变形了，写在脸上的是惊愕的探询。她不敢相信世界竟如此残忍，受了一次折磨还不够，还要再受折磨。波丽娜问道：“是不是又要抽血？”阿莉丝不得不回答：“对，还要抽一次。不过，你看，我们都陪着你，而且抽血一点儿也不痛。（天知道抽血到底痛不痛！）点滴管拔下来后，这才发现，几个月来点滴打得实在太多了，静脉血管已经被扎得千疮百孔，要重新找个地方把针扎进去

抽点血真是不容易，得在手臂弯里、大腿根部的静脉血管网里细细搜寻。护士们似乎也不忍心，又要把孩子弄疼，让她从玩得正欢的游戏里分神。有时，病房的门被推开，抬进来一副担架。这时就得让波丽娜离开病床，离开那堆精心摆放的枕头（垫在孩子的腰部、颈部和肋骨两侧），有这些枕头垫着，波丽娜躺在床上才不会感到疼痛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她安置在担架上。她瘦骨嶙峋，身子虚弱得像一触即碎的玻璃，稍有不慎就会弄疼她。我一边把双手伸进她身体下面（托着腋窝和双腿），慢慢地把她抱起来，一边留意她的脸部表情。波丽娜很害怕，再加上又暗暗地使劲儿不让我抱，因此，小脸绷得紧紧的。在离病房很近的一间诊疗室里，医生正等着我们去拍X光片。

波丽娜早已下定决心：把一切都当成一场梦，也许这样更好。她决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一切，从今以后，把自己的整个人生看做是一场甜蜜温柔的梦境。无论身处何地，她都会用言语和画面在自己周围筑造一堵小小的防护墙。我和阿莉丝也尽己所能，帮她建造这堵城墙。她常常给自己讲故事，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结局的故事，她深信，只要真正沉浸到故事那神奇的幻想中去，这些幻想就一定能成为现实。或许，这一切只是麻醉剂发生作用时产生的幻觉罢了；或许，这是我和阿莉丝的幻想，以为这样就能经受住即将来临的噩耗；或许，这是波丽娜在平静地向我们讲述她的梦境，她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人物，觉得如果真正怀着耐心、智慧和爱心去梦想过，以后即便做梦的人不复存在了，这些梦想也不会消失。波丽娜就这样在游戏中向我们道了永别，而我们那时却没能领悟。

波丽娜的胸腔做了切除手术，留下一个大窟窿。外科大夫

操着手术刀，耐心细致、有条不紊地工作着，一举切除了病灶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癌细胞疯狂地扩散，照此下去，结果不敢想象。而医生的手术刀却在转眼之间避免了这种结局。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，癌变组织已经被切除。虽然我们也知道，显微镜看不到的地方可能还有残存的癌细胞，它们也许会卷土重来，然而波丽娜的状况日益好转，我们禁不住高声祈愿，祝愿波丽娜有一天能完全康复。

我和阿莉丝一直不愿意承认，两年来，我们被逼进了不幸的深渊，而现在，一股神秘的生的力量把波丽娜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，于是我们的心头又燃起了对未来的渴望和憧憬，相信幸运之神不会抛弃波丽娜。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可能死，就连明知死神已向波丽娜步步紧逼的人也觉得匪夷所思，这么可爱的孩子死了，真是太残忍、太让人无法接受了。眼看着一个人活生生的在眼前，人们在内心最深处总是拒绝想象他（她）已经踏上了死亡的不归路、正在做苍白无畏的挣扎。终于，传来了手术成功的好消息，我和阿莉丝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愕。当波丽娜突然被查出患了绝症，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平衡；今天，手术成功的消息帮我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支撑点，重建了平衡。命运对波丽娜太残酷了，该有一个惊喜给她，否则，人生也太不幸了。

3

手术后的第二天，我和阿莉丝来到急救室，波丽娜还要在

那里呆上几天。病床前排着一溜监视器，屏幕上显示着胸透图。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波丽娜的胸腔里只有一个肺叶，癌变的肺叶已经被切除。白板上有一张曲线图，上面为护士提供了手术后的最新基本数据。按照医院的规定，我和阿莉丝要穿着白大褂，整天守候在波丽娜的床头。波丽娜已经不觉得那么累了，她轻轻地在被单里伸了伸懒腰，嚷着要听故事。阿莉丝急忙告诉她，现在还不能开口说话，医生很快就会取下插进她喉咙里的管子，到那时才能说话。阿莉丝拿了一本书，读了起来。她读的是一个美丽的小故事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幻想明天穿什么裙子，幻想下次去阳光明媚的田野散步。波丽娜的四肢被托带固定在床上，阿莉丝帮她把托带解开，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背，附在她耳边说道：“医生已经把整个球球都取出来了，一切都很好，别害怕。”

等到医生过来，要取出插在波丽娜喉咙里的管子时，我和阿莉丝被请出了急救室。站在走廊上，我们能听见从里面传出的声音，却一点儿也听不懂这些声音到底意味着什么：压低嗓门说话的声音、奇怪的声音、剧烈的咳嗽声。我们只能干等，等着医生发话，允许我们重新回到波丽娜身边。我很担心波丽娜的声音因手术而受到影响，主刀的外科大夫曾表示，他只能做到尽量避免割伤主声带，但不敢保证一定不伤声带。胸腔里有些癌变部位很难触及，他的每一刀是否都很准很稳，实在难以预料。我想，如果波丽娜不能开口说话，如果她发不出声音，如果病魔连她说话、唱歌的权利都要夺走，如果她一直这样下去，说不出话，那……正想着，走来一位护士，告诉我们可以进去了。波丽娜对我们说了几句话，她气息虚弱，音调、音质都没有受到影响，只是话语仿佛蒙了一层薄纱，有些嘶哑，娇弱无